

乱世三义



BROTHERHOOD IN CHAOS

俞智先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乱世三义



BROTHERHOOD IN CHAOS

俞智先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三义 / 俞智先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4

ISBN 978-7-5502-1462-0

I. ①乱… II. ①俞…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044号

乱世三义

作者：俞智先
选题策划：红雪
责任编辑：张萌
封面设计：肖杰
版式设计：博雅工坊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6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3.25印张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1462-0

定价：36.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2061212/转8030









引子

东方天际露出了淡淡的鱼肚白，微微的光曦渐渐明朗，苍茫浩渺的天空下，辽河静静地流淌着，泛着光亮的水面安详而和缓，如同一个正在贪恋晨睡的孩童，纯净得让人怜爱……

一阵阵熊吼从远处的山林传来，划破了辽河的宁静，粗砺浑厚的熊吼声在天地之间回荡，无声无息的辽河水一时间突然醒来，泛着浪花呼拥着向前奔腾起来。

这是 1904 年的中国东北，在这片领土上正进行着一场日俄战争。腐朽透顶的清政府，听任日俄两国铁蹄践踏白山黑水的锦绣河山，竟然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地区为日俄两国“交战区”，并严令地方军政长官对中国民众“加以严防”，“切实弹压”。

生存与死亡的抗争拉开了序幕……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 001

第一章

001

亮甲镇奉天巨匪劫法场
步云山苦命鸳鸯遭绑票

第二章

014

生死关头叶玉珊以身相许
患难与共三兄弟义结金兰

第三章

026

叶玉珊惊变离家出走
唐子义虎口脱险逃生

第四章

041

索智义仗义假娶叶玉珊
刘素雅动情真爱易子堂

第五章

057

错中错痛别亮甲镇
遇兵燹安民河湾村

第六章

067

为子义素雅愿舍身
遭诬陷落草当土匪

第七章

077

辽河西真假鬼见愁
大黑山捉放如夫人

第八章

093

受招安三义重聚首
念旧情义释杜三枪

第九章

102

盛京将军镇压革命党
戚叶联手斩草要除根

第十章

113

法场饯行玉珊吐露心曲
塞外斗倭子义再陷险境

第十一章

127

因祸得福督军身边当马弁
地下接头不意竟是真夫妻

第十二章

135

日军人当街杀人赔钱了事
唐子义依样葫芦处决浪人

第十三章

148

日领事为施压巧玩假枪毙
吴玉相保部下替身上法场

第十四章

163

白塔寺了心师父拒度心结逃避者
图书馆为救督军复活尘缘未了人

第十五章

174

唐子义与素雅永修旧好
索智义同玉珊破镜难圆

第十六章

185

索智义内心纠结军法泄积愤
谷仁义街头救女秘密养外宅

第十七章

199

唐子义法不容情开罪恩人吴玉相
叶青林只顾自保出卖同流戚养性

第十八章

217

索鸿儒奉命回奉天合家团圆存芥蒂
谷金宝抓周摆喜宴佟家兄妹胡搅局

第十九章

232

佟格格母虎发威抢走小金宝
郭松龄倒戈兵败殃及索智义

第二十章

245

假传圣旨子义冒死救盟兄
大帅进京国事事事更臃肿

第二十一章

255

孙中山星殒北京城
张作霖被炸皇姑屯

第二十二章

267

密不发丧寿夫人巧于应对
错失良机日领事功败垂成

第二十三章

277

东北军奉命进关打内战
关东军策划武力占奉天

第二十四章

295

唐子义含愤撤离沈阳城
叶青林卖身投靠当汉奸

第二十五章

308

唐鸿升请愿被捕遇宿仇
佟永功挟嫌报复动杀机

第二十六章

318

三义抗命拒绝退关内
玉珊奉命整合义勇军

第二十七章

329

刘素雅血洒亮甲镇
谷仁义夫妇双被俘

第二十八章

340

索鸿儒自刎砺二叔
大妮子悬梁断夫念

第二十九章

352

虎牙托孤传递信息
攻打粮库三义喋血

第一章

Liangjia
Shan

亮甲镇奉天巨匪劫法场
步云山苦命鸳鸯遭绑票

在亮甲镇提起叶家大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院主人叶堂举是这一带的巨贾，同时也是有名的恶霸，他不仅开着钱庄赌场为自己敛财，还养着一队炮手看家护院。五十岁的叶堂举娶了两房太太，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太太生性不一样，生的儿女脾气秉性也不同。太太生的儿子名叫叶青林，胆小懦弱；二姨太生的女儿取名叶玉珊，开朗豪爽。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叶家这一双儿女便成了土匪绑票的对象，半年前叶青林就让土匪杜三枪绑了，叶家花了两千两银子才赎回来。叶家对杜三枪又恨又怕又无奈，一心想除掉这心头之恨。

这天，叶家大院门外一架马车已经套好了，叶堂举气色不错地站在车旁边，他身后跟着全身披挂的八名炮手。叶青林从街尽头骑马跑了过来，在爹面前下了马：“爹！您找我？”

叶堂举用手拍了一下儿子的马，“今天要砍杜三枪！”

“我听说了。”叶青林咽了口吐沫。

叶堂举神气十足地对儿子也是对身边的人放大了声音：“这个杜三枪竟敢绑架我的儿子，他是活腻了！是我让县里把法场设在我们亮甲镇的，我要借杜三枪的人头警告那些觊觎我叶家大院的蠢贼们！”

“对，杀鸡给猴子看！”叶青林跺了一下脚，忙又缩回腿。

叶堂举一咧嘴，动了一下被儿子踩疼的脚，“不，这是杀猴子给鸡看。”

“啊？对对，杜三枪是辽南一带最大的缙子，他都掉了脑袋，那些缙子、

空子谁还敢在咱家的头上动土！”

看时候差不多了，叶堂举让儿子跟他一起去法场看看。

叶青林往后缩了一步，推脱着：“我赌场那边离不开，我就不要去了吧。”

叶堂举知道自己这个儿子胆小如鼠，是害怕了，但他明白要想让儿子像自己一样在这一带站得住脚跟，不只是敢看杀人，还得敢自己杀人。于是不容置疑地冲儿子大声命令：“别废话，走！”

叶青林本来还想表示异议，看叶堂举一瞪眼，就不敢反抗了。但他真是从心里不想去。“那我进院跟妈说两句话，随后去找您。”

“好吧，你快点。”叶堂举上了车。炮头领着炮手们跟在车边，一行人威风八面地离开了叶家大院。

躲在大门后的叶玉珊早想出门了，她已经听到爹和哥的对话，看叶青林进了后院，自己便偷偷溜出大门。炮楼上的炮手已经看见叶玉珊溜出了门，摇头笑了笑，假装没看见地把眼睛转向别处。

亮甲镇的十字街头，一个衙役在往墙上张贴告示，另一个衙役站在旁边趾高气扬地敲了一声锣：“辽河巨匪，杜氏三枪。毁坏朝廷局外中立，俄罗斯火车也抢。午时三刻，追魂炮响。十字街头，设下法场。斩首示众，以正天纲！”

锣声一落，引得路过的三个年轻人回头，背着弓箭的唐子义想过去看看，背着虎皮的谷仁义拉住了他，“我说子义，你别管闲事了，哎，你……你把那虎牙……给我吧？”

“我豁了命打的，凭啥给你？谁打的归谁。”

索智义冲谷仁义摇摇头，刚才要不是唐子义把他俩用绳网吊起，怕是早喂了老虎了，现在想想都后怕，谷仁义还有心要虎牙！原来，一早上三个人去山林里打熊，谁想却碰上了老虎，要说唐子义的命可真大，眼见老虎把他追得摔到沟里，吓得谷仁义把眼睛都闭上了。索智义看得真切，就见唐子义翻身举刀，虎从头顶越过时竟被他用刀开膛破了肚！

谷仁义锲而不舍地跟着唐子义，就想要那颗虎牙。唐子义也不理他，任谷仁义在后面追。

三个人来到叶家大院附近的一条胡同，正见叶玉珊出院门，唐子义回身对谷仁义使了个眼色，谷仁义立刻领会，他忙向叶玉珊招手，叶玉珊转了过来，

忽然迎面扑来一张虎皮，她被吓得“呀”了一声。

虎皮一移，露出唐子义的笑脸。

叶玉珊吃惊的脸才换了笑容，她欢喜地摸着虎皮：“哪儿来的？”

唐子义自豪地一拍胸脯：“打的！”

“我们仨一起打的！”谷仁义在一边附和着。

唐子义看了谷仁义一眼，“你？看看你裤子上的尿印儿还没干呢吧？”谷仁义推了唐子义一把，有点儿不好意思。

“你真去打老虎啦？我跟你说着玩的！”叶玉珊说要穿虎皮袄，不过是说着玩的，没想唐子义竟当了真，她感动极了。索智义见状取笑道：“一个大姑娘穿件虎皮袄上街可真够瞧的了。”

“索智义，你也跟我闹是吧？”叶玉珊脸红了，她是打心里喜欢唐子义。

索智义嘿嘿笑着刚想说什么，就听身后传来叶青林的声音：“这癞蛤蟆盯上天鹅肉还就不放了是吧？”叶青林带着两个炮手来到跟前，“唐子义，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个穷光蛋别老打我妹妹主意，你娶不起她。”

“哥！”叶玉珊埋怨地叫了一声。

“我告诉你叶青林，你妹妹我娶定了，不就是两百两银子的聘礼吗？”唐子义已经火了。

“二百两？涨啦，昨儿县城赵老爷家上门来提亲啦，肯出五百两娶我妹妹，我爹已经答应他们了。”

叶玉珊真的急了，“哥，你胡说什么？”

“这有什么可胡说的？昨天刚定的事，这种事当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用跟你商量啊？不信？你问你妈去啊，你妈也答应了。”

叶玉珊二话不说，扭身进院去找妈问。唐子义看到叶青林嚣张得意的样子，强压怒火，被索智义拉着走了。

“赶紧滚吧，就你个臭打猎的，好心劝你一句，你两个肩膀顶着个脑袋，不缺胳膊不缺腿，看上去也算有个人样，到苞米地里划拉个庄稼丫头该不难，那才是门当户对。还想娶我妹妹？牛魔王的扇子，你给我远点扇着吧。”叶青林得意地在后边喊着。

“不就是五百两的聘礼吗？我还告诉你叶青林，你妹妹我娶定了，我还要



八抬大轿，明媒正娶！”唐子义回头大声喊着。

“明媒正娶？八抬大轿？哈哈！唐子义，你这辈子见过五百两银子长啥样吗？靠你爹糊纸人纸马啊？你就是把你死了的娘坟里的陪葬刨出来，这辈子你也攒不下五百两！”

听到这，唐子义气疯了！转身冲上前欲打叶青林，叶青林身后的炮手急忙过来拦，被唐子义三两下打倒在地。叶青林见势不妙，来不及上马，拔腿就跑，哥仨在后边紧追不舍。唐子义看叶青林跑远，摘下弓箭就要射。“子义，别弄出人命来！”索智义大喊。

唐子义把箭头用脚踩断，将箭杆搭在弓上，瞄准逃跑的叶青林射去，箭杆一下子射中叶青林屁股，掉在地上。叶青林屁股挨了一下子，手捂着继续逃跑，三人不甘心，继续追，一时惹得路上的行人都站住脚看热闹，不知怎么回事。

叶堂举已经坐在了十字街头的监斩台下，他在等自己的靠山。

把总佟永功带着来法场担任警戒的一队士兵跑了过来，兵士的后边是坐着轿子的戚养性和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俄罗斯人。叶堂举站起来迎向戚养性：“草民叶堂举给县大老爷请安了！”

“您可不是什么草民，谁不知道您是声闻辽南的乡绅贤达叶老爷！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俄罗斯的监斩使，今天一起来监斩！”戚养性是说给众人听的，他和叶堂举是老相识了。

叶堂举抱拳向俄罗斯人打招呼，俄罗斯监斩使显然没听懂叶堂举说的什么。

“他听不懂。”戚养性在一边说。

叶堂举放下心来，“老毛子监斩中国人算怎么回事啊？”

戚养性摆摆手不做解释，转开话茬儿：“今天是叶老先生您报的案子，处决的又是巨匪杜三枪，职务所系，不敢偷懒！”他收了叶家的银子，私事公办，买个两全其美。这个叶堂举却是一心要看杜三枪上断头台。

叶青林一路跑着来到了监斩台下，越过士兵爬上台，这时唐子义已经追了过来，但被士兵拦住了。叶青林回头看到唐子义三人被兵丁拦住，马上对着唐子义挑衅起来：“来啊！上来啊！”

唐子义气得转身向人群外挤，一个络腮胡须的大汉挡在身前，身后还跟着

一个精壮汉子。气头上的唐子义用肩膀扛了那人一下，哥仨挤了出去。来到刑场外的茶棚，唐子义气得一屁股坐在板凳上，谷仁义则炫耀地将虎皮放在桌子上，喊着让老板上茶。三个人端着茶碗刚喝了一口，就听那边人群喧闹起来，囚车来了。谷仁义放下茶碗转身挤进人群看热闹去了。

“喝点水，消消气。”索智义劝唐子义。

“妈的，没有这么埋汰人的！”

“子义！子义！”叶玉珊背着个包袱找到了茶棚，媒婆提亲的事是真的，过两天赵家就来送聘礼了。“子义，我的话你听见没有啊？我爹要娶我嫁人了！”

唐子义一抬头：“嫁吧，我娶你！”

“你拿啥娶我啊？”

“你也看不起我是不？”

“混蛋啊你！”叶玉珊真着急了，“子义，咱俩跑吧？”

唐子义一怔，索智义也愣了。

“跑！私奔！娘给我的零花钱我攒了不少，刚才偷着带出来了，咱俩远走高飞！”

“不行，老子就要明媒正娶，八抬大轿！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唐子义站了起来。

叶玉珊乐了，她就喜欢唐子义这个劲儿。刚想往下说说怎么办，就见囚车已经被拉进十字街头的法场，人们跟在周围叫喊着：“唱一个！”“唱两口儿，唱两口儿！”

那囚徒脖子一梗，胸脯一挺，大声吼叫道：“狗衙役们听好了，爷爷我给你们亮个嗓子！”然后便扯起脖子大声吼起来，“一轮明月呀——照啊西厢啊，哎咳哎咳，哎哎咳呀——哎哎咳呀——”

众人一阵叫好。

谷仁义兴奋地向人挤，身前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一撇嘴：“挤什么挤，你是要挤过去给他陪绑啊？瞎喊什么啊？大嗓门跟驴似的，震得人耳朵疼！”

旁边的人都笑了。

“哎，你谁家孩子这么没教养？”谷仁义的嘴也是不饶人的。

“本格格我叫佟赛男！看见没有？台上那个挎刀的把总，是我哥！”

谷仁义一听是把总的妹妹，赶忙对佟赛男赔笑，佟赛男白了他一眼。这时就听杜三枪喊：“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痢！砍头只当是大风刮跑了帽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众人又是一阵叫好。

一个店铺的老板端上一碗酒，“来，拦老毛子火车的好汉，喝点酒，润润嗓子！”

“多谢大叔！”那个杜三枪一口喝光了酒，“好酒！晚上我还去你家喝酒，别忘了给我留门！”杜三枪哈哈大笑被兵士推上了断头台。

“杜三枪，你还有什么话要留下么？”戚养性问。

“昨天晚上我梦见去了阴曹地府，不出今天阎王爷就要拿你们问斩！”

“好！”谷仁义大喊。

杜三枪又扯着嗓子唱起来：“初一十五庙门开，牛头马面两边排，有判官拿着那个生死簿，有小鬼拿着那个勾魂牌……”

“佟把总，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戚养性急得拍桌子。

佟永功上前用胡桃往杜三枪嘴里塞，杜三枪还是说完了下边的话：“还有你，叶堂举！你就等着小鬼扒你的皮吧！”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叶堂举脸色铁青。

三声锣响。“午时三刻已到！开始行刑！”戚养性慌忙下令。

两个士兵把杜三枪按跪在台上，拔下脖子上插的招子，扯起他的辫子。就在刽子手举起鬼头刀要砍的一刹那，被唐子义撞过的那个络腮胡子突然喊了一声：“冤枉！”

众人全都一怔，戚养性在台上喊道：“什么人喊冤？”

“杜三枪！”络腮胡子指着台上的汉子，“你们要砍的不是杜三枪，我才是杜三枪！”说着拔出双枪，三枪打死了台上的刽子手和两个士兵。

叶堂举大惊失色：“他是杜三枪！这个是假的！”

看热闹的人们顿时惊叫着一哄而散。谷仁义急忙跑到茶棚前抓起桌子上的虎皮：“快跑！劫法场了！”四人随着人流向外跑。一阵枪响，十几个骑马的土匪呐喊着冲了过来。

叶堂举被炮头带炮手们扶上了车，佟永功也忙安排戚养性下了监斩台，上